

賣花人

蕭伯納著
林語堂譯

開明書店印行

實

德

人

德意志帝國
稅務學

商務印書館

賣花女 (中文本)

三十六年四月初版

每册定價國幣一元二角

著 作 者

蕭 伯 納

翻 譯 者

林 語 堂

發 行 者

開 明 書 店

代表人范洗人

印 刷 者

開 明 書 店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第一幕

夜間十一時十五分，在谷芬花園。一陣陣的夏天霖雨。四處八方馬車笛子狂叫的聲音。行人跑進市場及聖保羅大教堂的廊下避雨，這廊下已經有了一些人，其中有一個婦人同她的女兒，身上都穿着晚禮服。大家都正在焦灼的探頭觀望雨勢，只除了一個男子，背向其餘的人，好像聚精會神地在一本筆記簿裏忙着寫字。

教堂的鐘打一刻。

女兒 [在中央柱石之間，而靠近她左旁一柱] 我凍得透骨了。佛來弟到底什麼事？他去了已經二十分鐘了。

母親 [在她女兒右旁] 沒有這麼久。但是到此刻也該早替我們叫到一輛馬車了。

旁觀者 [在婦人右旁] 太太，他非等到十一點半，車夫送完看戲的乘客回來以後，叫

不到車。

母親 但是我們非有馬車不可。我們不能
在這兒站到十一點半呵。真糟糕！

旁觀者 喝，這個不能怪我啊，太太。

女兒 佛來弟要使真有點魄力的話，他應該在戲院門口就叫到了。

母親 教他有什麼辦法呢，可憐的孩子？

女兒 別人叫得到車。爲什麼他叫不到？

佛來弟冒着雨從騷審敦街方面飛奔而至，站在她們兩人中間，合着一把滴水的洋傘。他是二十歲的青年，穿着晚禮服，足踝處淋得很溼。

女兒 喂，你沒叫到馬車麼？

佛來弟 無論如何想法子，一輛也沒有。

母親 啊！佛來弟，一定有的。是你沒有好好的想法子。

女兒 太討厭了。難道你要教我們自己去叫車不成？

佛來弟 我告訴你，車都給人叫去了。雨是

這麼突如其來；沒有人有準備；誰都得叫一輛車。我這頭走到哲令克老思，那頭差不多走到勒格特圈道，車都被人叫去了。

母親 突拉法羅嘎方場你去看看沒有？

佛來弟 突拉法羅嘎方場也沒有。

女兒 你真的去看過了麼？

佛來弟 我一直跑到哲令克老思車站。難道你要教我一直走到漢墨思米索不成？

女兒 你簡直沒去看看。

母親 你這個人真沒用，佛來弟。你再去；找不到車，別回來。

佛來弟 教我去在雨裏頭白弄得一身跑溼罷了。

女兒 我們呢？教我們就這樣等於不穿衣裳，在這風頭裏站一夜麼？你這自私的豬獃……

佛來弟 好，好；我去，我去。〔他打開洋傘向

思突蘭街方面跑去，但是和一個正跑來避雨的賣花女撞了個滿懷，把她的花籃從手裏敲落。一陣閃爍奪目的電光，過後便是轟轟隆隆的雷鳴，爲這件事奏樂。]

賣花女 Naw naw, 佛來弟；你走路也得帶帶眼睛啊，老兄。

佛來弟 對不住〔飛奔而去〕。

賣花女 〔把撒在地上的花拾起來，放回籃裏〕這樣沒有體統！兩紫紫羅蘭踩在爛泥裏。〔她坐在柱座上，在那婦人右旁，整理她的花。她的容貌並不動人。大概十八歲，也許二十，然而不見得在二十以上。頭上戴的一頂水兵式的黑草帽早薰染過倫敦的灰塵與煤煙，極罕刷淨過，說不定就沒刷過一次。她的頭髮髒得可以，有待洗滌；那種鼠灰色大概不會是天然的。身上穿了一件粗惡的黑衣，長得幾乎齊膝，

腰身貼緊。一條棕色的裙上面，罩着粗圍裙。她的皮鞋已經穿的破爛。自然在她自己總算是打扮得乾淨極了；但是與那些閨媛比較起來，就算很醜陋。她的面目不比她們壞；但是那種情狀頗有可改良之餘地；而且她的牙齒也須找牙醫生去整理一下。]

母親 你怎麼知道我的兒子叫佛來弟，你說啊？

賣花女 哦，他是你的兒子，真的麼？噯，倘使你好好的管教，他應該不至於這樣不識大體，弄壞了一個窮苦女孩的花兒，不給錢就跑開了。你肯給我錢麼？Ow, eez ye-ooa san, is e? Wal, fewd dan y, de-ooty bawmz a mather should, eed now bettern to spawl a pore gel's flahrzn than ran awy athaht pyin.

Will ye-co py me f' them? [這裏,請看官原諒,這樣的不使用發音字母而勉強把她的方言寫出的嘗試應該放棄,認為在倫敦以外看不明白。]

女 兒 一點不要給她,母親。別妄想!

母 親 讓我來,克萊喇。你有銅子兒(辨士)沒有?

女 兒 沒有。我沒有比六辨士更小的錢。

賣花女 [覺得有希望]好太太,你給我一個“潭內”(半先令),我能找還給你。

母 親 [對克萊喇]拿給我。[克萊喇有難色,勉強交出來。]Naw, [對賣花女]這是給你花錢。

賣花女 謝謝,太太。

女 兒 教她找你零錢。這東西一紮只賣一辨士。

母 親 不要多嘴,克萊喇。[對賣花女]零

錢你留住，不必找了。

賣花女 哦，多謝，太太。

母親 現在告訴我，那位相公的名字，你怎麼知道的？

賣花女 我不知道啊。

母親 我聽見你叫他名字的。不要瞞我。

賣花女 〔抗辯〕誰想瞞你？我叫他佛來弟或查利，譬如你同一個陌生人說話想要同他親熱，不也是這樣的麼？〔她坐在花籃旁邊。〕

女兒 白丟掉六辨士！真的，媽，這錢倒不如留給佛來弟了。〔她快快不樂的退立柱後。〕

一個類似和霪的軍人的中年先生跑來避雨，合起一把淋水的洋傘。他的情狀與佛來弟相同，足踝處很溼。他穿着晚禮服及薄大衣。他立在女兒退出的空位上。

先生 P-y-oo!

母親 〔對先生〕啊，先生，看這樣子雨快要停止麼？

先生 不見得吧。約摸兩分鐘前，又下的比先前更利害起來。〔他走到賣花女旁邊的柱座；把脚蹠在座上，彎下身去放下捲起的袴管。〕

母親 倒霉！〔她悶悶不樂的退後，和她女兒站在一起。〕

賣花女 〔趁着與那個武人靠近的機會，想同他攀談起來〕如果下的更利害，就是雨快要停止的兆頭。唉，不用急，隊長，跟一個窮苦女孩子買朵花兒罷。(Chéer ap, Keptin; n' baw ya flahr orf a pore gel.)

先生 對不住。我沒有零錢。

賣花女 我可以找給你，隊長。

先生 找我的一鎊？我沒有更小的。

賣花女 咳！請你跟我買一朵花兒吧，隊長。

“半王帽”我找得出。這個賣你兩辨士。

先生 Ei，不要吵；這才是個好孩子。〔摸着口袋〕我實在沒有零錢——等一會：這兒有三個半辨士，看你有沒有什麼用處〔他退到另一柱石〕。

賣花女 〔失望的，但是以爲三個半辨士總聊勝於無〕謝謝你，先生。

旁觀者 〔對賣花女〕你要小心一點：他給你錢，你得給他一朵花兒。後頭有一位把你的話一個個字都記下來了。〔大家回頭看那個正在筆記的人。〕

賣花女 〔慌張的跳起來〕我對那位先生說話，並沒有什麼錯兒。只要不站在馬路邊上，我有賣花的權利。〔發癡似的〕我是規矩的女人：的的確確，我除了請他買花以

外沒有對他說話。〔大家鼓噪起來，多半對賣花女表示同情，但是不以她的神經過敏爲然。有人喊着“不要嚷了。”“誰欺負了你？”“沒有人要惹動你。”“這樣大驚小怪做什麼？”“安靜些。”“放心，放心，”云云。這種種喊聲由那些長輩穩健的觀衆發出來，這些人向她撫慰。較躁急的人教她別胡思想亂，或直截的問她什麼事。站得較遠的一羣人，不知是怎麼一回事，也擁上前來喊喊喳喳的你言我語：“吵什麼事？”“她什麼事？”“他在哪兒？”“一個偵探記下她的話。”“什麼！他？”“是的；就是那邊的那一位。”“拿了那位先生的錢，”云云。賣花女羞惱欲狂，又受衆人滋擾，於是由人羣中鑽出來找那位先生，大聲狂叫〕啊，先生，不要讓他們告發我。你不知道這對於我有

多少利害。他們要取消我的品行保證書，趕我在街上浪蕩，爲了我跟男人搭話。他們——

筆記者〔從她右旁走出，其餘人也跟的着他擁上前來〕Naw, naw, naw, naw! 誰招惹了你，你這癡丫頭？你以爲我是誰？

旁觀者 不礙事的：他是一位先生：你瞧他的皮鞋。〔對筆記者解釋〕她以爲你是包打聽，先生。

筆記者〔感覺銳敏的興趣〕什麼叫包打聽？

旁觀者〔不善於下界說〕就是——噫噫，就是個包打聽，比方這樣說。不然你怎麼稱呼？一種祕密的偵探員。

賣花女〔還是神經錯亂的〕我可以指着聖經發誓，我沒說一句——

筆記者〔態度軒昂，但是和藹的〕啊，不要作聲，不要作聲。你看我像個巡警麼？

賣花女 〔絕未放心〕那麼你爲什麼把我的話記下來？我怎麼知道你沒有記錯？給我看你寫些什麼。〔筆記者把簿子攤開，一直湊到她的鼻尖，雖然圍在他肩後要想閱讀的大衆真要把體力較差的人壓倒〕那個是什麼？那不是正經文字。我讀不來。

筆記者 我讀得來呢。〔他讀着；正確的模仿她的發音〕“Cheer ap, Keptin; n’ baw ya flahr orf a pore gel.”（不用急，隊長；跟一個窮苦的孩子賣朵花兒罷。）

賣花女 〔甚窘〕是因爲我稱他隊長。我沒有安着什麼壞心眼兒。〔對那位先生〕唉，先生，不要讓他爲這麼一個字來告發我。你——

先生 告發！我告發誰！〔對筆記者〕真的，先生，如果你真是一位偵探，我沒有請你

之先，你不必擔心我禁不起年輕女人的糾纏而來保護我，誰也看得出這個女孩子是沒有惡意的。

一般的旁觀者〔表示反對巡警的暗查方法〕自然看得出。這與你有什麼相干？管你自己的事。他想要邀功升級，真的。記錄人家的說話！那女子沒對他說起一個字。即使有，有什麼妨礙？好傢伙，女人家避雨也免不了受人鄙薄，云云，云云。〔較同情的人領她回到柱座，在那邊她仍歸原位，力自抑制。〕

旁觀者 他不是祕密偵探。他只是個好管閒事的寶貝：就是這樣。你聽我說，看看他的皮鞋。

筆記者〔和氣的轉向他〕你色羅薛府上各位都好麼？

旁觀者〔猜疑的〕誰告訴你我舍下是住在

色羅薛的？

筆記者 你不必管牠。他們的確是那地方的人。〔對賣花女說〕你幹麼老遠的跑到這東部來？你出生在利孫林。

賣花女 〔驚惶失措〕唉，我離開利孫林，有什麼不是？那地方養豬都不配；而我一星期還得給四先令半（的房錢）。〔哭泣着〕
Oh—boo—hee—oo—

筆記者 要住在哪兒都隨你便；但是不要這樣號哭。

先生 〔對賣花女說〕來來！他不能干涉你；你有權利要住哪兒就住哪兒。

譏諷的旁觀者 〔闖入筆記者與那位先生之間〕住在派克路，比方說。我倒願意同你研究研究住房問題，真的。

賣花女 〔氣稍平，在她花籃上沈吟悵鬱，沒精打彩的喃喃自語〕我是個規規矩矩的